

山东省邹城市实验中学语文学科校本教材

巩玉峰 盛勇 主编

孟子

研读

Mengzi Yandu

山东大学出版社

山东省邹城市实验中学语文学科校本教材

巩玉峰 盛勇 主编

孟子

研读

Mengzi Yandu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子研读/巩玉峰,盛勇主编. —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8
ISBN 978-7-5607-4389-9

- I. ①孟…
- II. ①巩…
②盛…
- III. ①儒家
②孟子—研究
- IV. ①B22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6378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日照日报印务中心印刷

720×1000 毫米 1/16 21 印张 339 千字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9.6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永恒的温情

(代序)

如同暗夜星辰，千载而下，光辉不减，有些人，总是持久地令后人景仰，并以其永恒的温情让人们长久地感动着。

孟子，出生之年距孔子之死大约百年。关于他的身世，现在能流传下来的已经很少了。和孔子相像，他中年以后怀着高远的政治抱负，带着学生周游列国，踏上崎岖坎坷风尘颠簸之路；然而，理想中的政治主张却不被接受。于是，晚年回到故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上释仲尼之意，而作《孟子》七篇。

在历史上，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跟春秋时代相比，分裂对抗更加严重而持久。那个时候，各个国家的君主们为了自己的生存和野心，都竞相称王，独霸一方。各国间的战争规模日趋宏大，战争烈度急剧上升，彼此间攻伐不断，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国无宁土，岁无宁日，民如蝼蚁，生灵涂炭。

翻开一部《孟子》，对苦难的体认、对剥削者的批判和对弱势群体的同情比比皆是。比如“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之类的话，就流露出对最下层民众的深切同情；像“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千年而后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愤激与其何其相像——“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箝食壶浆以迎王师，岂



永恒的温情



有他哉？避水火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其君子实玄黄于筐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之类的言论，把上层统治者比成洪水、火灾和野兽，直接指出老百姓长期苦难的根源所在；至于“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廩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简直就是对上层统治者私欲和野心最强烈的控诉了。如此等等，或隐或现流露出来的对穷者、弱者、苦难者——总之是一切“小民”的强烈关注与深切同情举不胜举。

一个时代总有它的局限，我们不必拿现代人的眼光刻意拔高孟子。照鲁迅先生看来，中国数千年“仁义道德”的封建历史，除了“吃人”，别无其他。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并没有提出人人权利平等的观点；恰恰相反，孔孟认为人天生就不平等，君臣关系与生俱来且颠扑不破。但是，我们何必苛责古人？毕竟，在那个战乱频仍、民如草芥的困苦不堪的年代，孟子的仁爱至少给了当时凄风冷雨的社会以些许的温情，让人们在浓黑的漫漫长夜里还能够悲苦地幻想着一丝光明。

那些孤苦者，那些受难者，那些无助者，那些弱小者的生命岂容随意践踏？！在现代人本主义者看来，穷人和弱者都是人，他们与那些所谓的大富大贵之人一样，都具有人的本质，具有人的共同需求与人格尊严；人们对弱势群体的关爱，才真正体现了人类基本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孟子说，鰥、寡、独、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认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保民推恩足以保四海，反之，不足以事父母。只是，这些苦心劝说怎能融化那些因利欲熏心而急功近利野心勃勃的麻木冷酷之徒内心的坚冰？

那些持续而麻木的苦难，那些密不透风的悲惨境遇，那些难以

明言又难以言明的哀怨,谁有那份爱心和耐心驻足下来静静倾听那些微不足道的无声者内心深处的声音?

强烈的责任感和自尊精神使得孟子关注这份苦难并希冀改变些什么。我们完全可以毫不困难地从《孟子》一书中感受到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和鲜明的自尊精神。“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是一个高昂的人!“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试想,一个没有自尊的人何来责任感?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又何来悲悯之心呢?“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驰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想起这些话,真不知两千多年前圣人思想的铜镜里映照出的今人中那些媚上欺下、奴颜婢膝之流的是一张脸还是一副嘴脸!

即便被当时的人们普遍看好的“好好先生”们也为孟子所不齿,因为这类人是非不分、善恶不辨、无原则感、乏同情心,却理所当然地坦然混在人群中如鱼得水,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孟子借用孔子的话说:“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孟子认为,“乡原”这种人,想指责他,却一时找不出他的缺点;想责备他,却找不到由头而无可责备;想针砭他,他却圆滑老道,精通世故,无法针砭;这种人同流合污,善于取媚,不偏不斜,貌似公正,似德非德,无仁爱之心,无是非之明,实为德行的损害者!这类人推波助澜了社会的乌烟瘴气,使得公平任人践踏,正义被弃置不顾!

一如孔子,孟子同样是一个不可奢谈的话题!

生前寂寞,身后荣光,似乎成了古今中外圣哲与天才共同的境遇和宿命。不知这是时人的悲哀还是后人的荣耀!跟孟子同时代的驺衍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他在齐国受到尊重。南怀瑾说,连



永恒的温情



孟子 研读

一般的知识分子稷下先生们，也连带地受他影响，都受到齐王的敬重、优待；骆衍到魏国，梁惠王亲自到郊外迎接并以国宾的大礼接待；在赵国，平原君恭敬地侧着半个身子在后侍从，不敢和骆衍并排而行；到燕国，燕昭王亲自到边界迎接，拿着扫帚清道开路。而孟子呢？孟子第一次到齐国就很不得志，他拒绝了齐威王赠送的“兼金一百镒”而离开齐国；到魏国时，梁惠王没有好气地劈头盖脸就泼来一盆冷水——“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要知道，这时的孟子已经五十三岁了。孟子后来游说齐宣王，但宣王似乎对他那一套超现实的空洞的言论不感兴趣，他只好失望地离开。造化弄人。而今，当我们热热闹闹地以学习孟子竞相号召时，谁能体会出那位老者当时的孤独和失落？一个热闹而喧嚣的表象下隐藏着的往往是肤浅和浮躁！可悲的是，喧嚣者依旧喧嚣，肤浅者仍旧肤浅，浮躁者浮躁依然。

就像苏格拉底，如今却成了一个火热的哲学话题；而当初面对雅典法庭强加的误导青年、颠倒是非的不公平的审判，面对众人的疑惑和不解，他自觉选择了法律所错判的死刑，平静而又看似风光地饮鸩而亡；就像温森特·梵高，现在崇敬他的女性上亿，读他的传记和书信集而流泪者上万，临摹过他的画的上千，为他写过文章者上百，但梵高生前，愿做他的爱人者，一个也没有；就像亨利·梭罗，后人虽艳羡他的生活，当时他却独居瓦尔登湖，开荒种地，看书写作，没有异性爱他，没有出版商赏识他，直至死去……追求理想的成本总是太高，社会永远欠着天才的债。

至此，可以扪心自问，我们的精神是健全的吗？我们的幸福源于何处？我们真的知道如何支配自己的人生吗？土地荒芜了，可以绿化整治；心灵荒芜了，又该如何？精神的极度空虚总会以对物质的贪婪占有来弥补，于是社会便四处充满了愚人凶顽的狂欢。他们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而煞有介事地乐此不疲。据报道，歌手费翔的一根胸毛拍卖价竟高达三万七千元！而记者近年争相报道白发苍苍的数学家吴文俊教授时，却发现其原始材料少得可怜。鲜有人知道这位在中国数学机械化研究领域作出重要贡献却一直默默无闻的教授的名字。当人们对费翔的一根胸毛趋之若鹜，而对老教授的满头白发视而不见之时，那些沧桑，那些内蕴，那些

积淀,那些根植于生命最深处的温情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空虚、浮躁、喧嚣与无知!我们看到的仿佛是一个个一夜之间催肥长膘出来的轻飘飘空洞洞的人,没有信仰,无知无畏,表情木然地穿梭于熙熙攘攘的人群。精神的世界危机四伏了,才猛然醒悟,人,最终总是要回归到原点的;才意识到传统经典对心灵的滋润和拯救。

孟子不是不懂得顺应自然,也不是不会适应社会,他也知道逍遥闲适之美。他说:“故者以利为本……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历史上不乏明哲保身的睿智之人,但少有具备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大悲悯精神之人。就像卡夫卡和卡耐基,卡夫卡冷眼看人是虫,而卡耐基却热情激励人生。“惟季春兮华阜,麦含英兮方秀。哀茂时兮逾迈,愍芳香兮日臭。悼吾心兮不获,长委结兮焉究!口囁囁兮余讪,嗟恒恒兮谁留?”对现实的无奈和无处躲藏的凄凉,这是西汉梁鸿;社会无情地遗弃了他,他最终抛弃了社会。“器非廊庙姿,屡出固其宜。徒怀越鸟志,眷恋想南枝。”这是西晋的潘岳,一副自怨自艾、牢骚悲苦之相。“我酒既旨,我肴既臧。短歌有咏,长夜无荒。”这是陆机,既然人生几何,逝如朝露,何不饮酒作乐,短咏长歌,还整日忧心忡忡干什么?这些人无不以希望开始,以失望告终。但是儒家就是儒家,孟子毕竟是孟子,社会遗弃了他,他不仅没有抛弃社会,反而更顽强更深刻地融入那个社会。他坚信人性善,社会可以变得更美:一种失望中的坚守,痛苦中的支撑。

中流之砥柱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冲击最大,然而唯有他们才以其昂扬屹立而岿然不倒的坚韧高贵的姿势恒久地感召着一代又一代摇摇欲坠的人们。正道沧桑,直面现实,不抱怨,不躲避,身体之而力行之,这便是孟子和儒家思想的精髓。北宋儒家张横渠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实乃孟子的真实写照。

“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说,从孔子到现在,一百多年,离开圣人在世的年代这样的近,距离圣人的家乡这样的近,却没有亲眼看见圣人之道而继承的人了,以后恐怕也没有听说圣人之道而继承的人了吧!谁来继承孔子的事业?



永恒的温情

不就是孟子自己吗？

那么，孟子以后呢？

也许所有的答案都是苍白无力的。我们唯有再一次地吟咏那深情的语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但凡经典，都是经情感和思想的酒窖长期发酵而来，它们有足够的酒劲浸润人们干枯而麻木的心灵！就让我们捧读《孟子》吧！就让我们再次感受那暗夜星光般穿透时空的温情，并将这种温情默默地传递并温暖周围的人们吧！

是为序。

2011年1月

编者



孟子
研读

目 录

第一章 天降斯贤 仁政惠民

- 一、天降斯贤，母教一人 (1)
- 二、道阐尼山，儒学有嗣 (2)
- 三、舍我其谁，遍游诸侯 (3)
- 四、提倡性善，保民养气 (7)
- 五、继往开来，青史留名 (14)

第二章 聆听圣训 解读箴言

- 一、何必曰利，岂能独乐
——《梁惠王》上篇解读 (17)
- 二、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梁惠王》下篇解读 (31)
- 三、浩然之气，至大至刚
——《公孙丑》上篇解读 (52)
- 四、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公孙丑》下篇解读 (69)
- 五、身正令从，仁者无敌
——《滕文公》上篇解读 (87)
- 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滕文公》下篇解读 (99)
- 七、不以规矩，不成方圆
——《离娄》上篇解读 (114)
- 八、以善养人，能服天下
——《离娄》下篇解读 (136)





九、以意逆志，君权民授	
——《万章》上篇解读	(161)
十、金声玉振，仕非为贫	
——《万章》下篇解读	(175)
十一、人性向善，求则得之	
——《告子》上篇解读	(190)
十二、亲亲仁人，臻于尧舜	
——《告子》下篇解读	(209)
十三、养性事天，修身立命	
——《尽心》上篇解读	(227)
十四、宠辱不惊，方成大器	
——《尽心》下篇解读	(258)

第三章 江山留胜 泽被后世

一、求迹瞻遗，“三孟”述要	(289)
二、千载而下，曰功曰德	(294)
三、仰止行止，以御家邦	(316)

第一章 天降斯贤 仁政惠民

一、天降斯贤，母教一人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现山东省邹城市）人，约生于周烈王四年（前 372），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前 289），终年 84 岁。

关于孟子的祖先，汉朝赵岐在《孟子题词》中说：“或曰：孟子，鲁公族孟孙之后，故孟子仕于齐，丧母而归葬于鲁也。三桓子孙，既以衰微，分适他国。”又《元和姓纂》：“鲁桓公子庆父之后，号曰孟轲，因以为氏。”明代陈镐《阙里志》：“出鲁公族孟孙庆父之后，世居于邹，故为邹人。”据此，人们大都认为，孟子是春秋时期鲁国公室宗亲孟孙氏的后人。

孟子的父亲叫什么名字，母亲姓氏，史无确载。近人杨伯峻说：“孟子名轲，邹国人。关于他的父母，我们知道的很少。《春秋演孔图》以及《阙里志》等书，说他父亲名激，字公宜。母亲娘家姓仇，自然是些无稽之谈。”（《孟子译注·导言》）

孟子母亲的姓氏虽不可知，但西

汉韩婴撰《韩诗外传》、刘向撰《列女传》却留下了孟母教子的记述：

孟子少时，诵。其母方织。孟辍然中止，乃复进。其母知其诼也。呼而问之曰：“何为中止？”对曰：“有所失，复得。”其母引刀裂其织，以此戒之。自是以后，孟子不复诼矣。（《韩诗外传》）

孟子少时，东家杀豚。孟子问其母曰：“东家杀豚何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怀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适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买东家豚肉而食之。明不欺也。诗曰：“宜尔子孙绳绳兮。”言贤母使子贤也。（《韩诗外传》）

邹孟轲之母也，号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游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处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戏为贾人街卖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复徙学官之傍。其嬉



戏乃设俎豆(俎、豆,都是古代祭祀用的礼器),揖让进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长,学六艺,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谓孟母善以渐化。《诗》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此之谓也。(《古列女传·卷一》)

孟子之少也,既学而归,孟母方织。问曰:“学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断其织。孟子惧而问其故。孟母曰:“子之废学,若吾断斯织也。夫君子学以立名,问则广知,是以居则安宁,动则远害。今而废之,是不免于厮役,而无以离于祸患也。何以异于织绩而食,中道废而不为,宁能衣其夫子,而长不乏粮食哉?女则废其所食,男则堕于修德,不为窃盗则为虏役矣。”孟子惧,旦夕勤学不息,师事子思,遂成天下名儒。君子谓孟母知为人母之道矣。《诗》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此之谓也。(《古列女传·卷一》)

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白其母曰:“妇无礼,请去之。”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亲见之。”母曰:“乃汝无礼也,非妇无礼。《礼》不云乎:

‘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不掩人不备也。今汝往燕私之处,入户不有声,令人踞而视之,是汝之无礼也,非妇无礼也。”于是孟子自责,不敢去妇。(《韩诗外传》)

《韩诗外传》和《列女传》记载的这些故事,多近似于民间传说,但据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孟子在成长过程中受到来自母亲的良好教育,这种教育对孟子思想的形成必然会产生重要影响。

孟母的伟大受到了历代人们的赞扬,不但汉《列女传》、《韩诗外传》记有孟母教子的故事,我国旧时蒙学课本《三字经》中“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更是广为人知。人们又把孟母、徐母(徐庶之母)、岳母(岳飞之母)列为母亲中的模范,号称中国“贤良之母”。在国家层面上,从唐至清到民国,孟母被尊崇封号、立祠祭祀,绵延不绝。

2008年,经邹城市人民政府报请,国家将每年的4月2日孟子生辰,确定为中华母亲节,更彰显了“孟母教子”对现代社会所具有的深刻影响力!

二、道阐尼山,儒学有嗣

孟子之师承,说者不一。《史记》本传说:“及长,受业子思之门人。”但刘向《古列女传》则说:“孟子旦夕勤学不辍,师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

儒。”赵岐《孟子题辞》也说:“长师孔子之孙子思。”苏辙《古史孟子列传》同样说:“学于孔子之孙子思。”实际情况到底怎样,因史无确载,很难定



夺。可就常理推测,孟子不可能师事子思。《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享寿七十三岁,孔子的儿子,也就是子思的父亲伯鱼,享年五十岁,比孔子早死。《孔子家语·本姓解》谓孔子二十岁生鲤(即伯鱼)。则伯鱼死时,孔子六十九岁,即使子思生于伯鱼去世之年,孔子去世时,子思也只有四五岁。孔子死年(前 479)距孟子生年

(前 372)尚有一百余年。世传子思活到六十二或八十二,所以孟子是无法见到子思的,就更谈不上师事子思。因此,司马迁的说法还是较为可信的:孟子师事子思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但从孟子的思想看,却是源于子思的,历史称为“思孟派”,乃儒家之正宗。

三、舍我其谁 遍游诸侯

(一)在邹出仕(前 333 年到前 330 年)

孟子的政治生活,当自在邹出仕为始。《孟子》载有邹与鲁閼(hòng 相斗)有司多死者,邹穆公问孟子如何而可,孟子以行仁政勉之。按当时之礼,庶人不传摯为臣不敢见诸侯,说明孟子当时已出仕。另外,孟子丧父祭之以三鼎,三鼎是士人行祭之礼,而从《孟子》看,孟子丧父是在游齐之前。这也说明孟子游齐之前在邹已经出仕。

(二)首次游齐(前 330 年至前 324 年)

可能是孟子的主张终不用于邹,无法施展其政治抱负,所以孟子离开了父母之邦,远游他乡,开始了漫长的游历生涯。

孟子去邹后,首先来到了齐国,此当是齐威王时。但《史记》载:“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说的却是齐宣王。经众多学者研究,

孟子实两次游齐,而司马迁混记为一,说是在齐宣王时。

首次游齐,孟子人微言轻,其所推行的仁政主张更不被重视。故《孟子》全书没有孟子与齐威王的对话,孟子也长时间没有官职,只是参与了与匡章游等较小的政治活动。但最后还是得到了卿大夫的地位,能够在此期间,母丧归葬于鲁时,祭以五鼎。

孟子在行三年母丧后由邹返齐,但不久就离开了齐国。

(三)之宋过薛归邹赴鲁游滕(前 324 年至前 320 年)

孟子至宋,约在公元前 324 年,《孟子》中不见孟子与宋王的谈话,说明孟子在宋的时间不久。

孟子至宋之初信心十足。“万章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从语气看,似乎对像宋国这样一个小国不抱太大的信心。但孟子不以为然,认为国不在大小,关键看是否有道,“苟行王政,



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但在宋国的实际情况并不理想。他劝戴盈之行什一之税、去关市之征，对方借口搪塞。孟子更发现，宋国的最大问题是宋王周围的善人太少，“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

孟子在宋期间，两次与滕世子相见。“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这两次见面，为后来孟子游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孟子看到在宋国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宜久留，便离开了宋国。宋王馈赠 70 镒，孟子认为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贱，便接受了。

孟子离开宋国后，路过薛国，薛王馈赠 50 镒。孟子听说路上有危险，需要有所戒备，也接受了。

过薛后，孟子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邹国，此时大约公元前 323 年。孟子在邹的事迹，可明确考证者，还有如下几件：

1. 有个任国人就礼和食何者更重要的问题问于屋庐子，问到要害处，屋庐子不能答，“明日之邹以告孟子”。孟子告诉了屋庐子如何作答。

2. 曹交问孟子，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是这样吗？孟子说，是的。但曹交对此不能领会，竟以身高为衡量是否为尧舜的条件，孟子深入浅出地对其进行开导。

3. “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以交，受之而不报。他日，由邹至任，见

季子。”孟子住在邹国的时候，季任代理任国国政，送礼物与孟子交往，孟子接受了礼物，但没有回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孟子由邹国到任国，才拜访季子。

4. 滕定公去世后，滕世子一直没有忘记以前在宋国和孟子交谈的情况，于是派然友到孟子那里询问如何办理丧事。

5. 孟子由邹赴鲁（公元前 322 年）。孟子赴鲁的直接原因，是鲁平公用乐正子为政，孟子听到这个消息后“喜而不寐”，因为他知道乐正子为政“其为人也好善”。当弟子问“好善足乎”的时候，孟子说：“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国乎？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对乐正子从政充满信心。经过乐正子的积极推荐，鲁平公打算接见孟子，但临行前臧仓却以“后丧逾前丧”为由加以阻挠。孟子得知后，感叹道：“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6. 赴鲁不遇平公之后，孟子来到滕国，此时为公元前 322 年。孟子至滕后颇受滕文公的敬重，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孟子才有了充分展示自己思想的机会。孟子在滕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其中主要内容包括：“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



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论也。”“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制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另外，还有答滕文公“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之问，以及“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之问。孟子皆答之以务虚不务实的话。

农家许行自楚到滕，陈相“尽弃其学而学焉”，并向孟子道许行之言，引起孟子强烈批评。孟子反对许行的君民并耕学说，赞成社会分工，主张“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但滕毕竟是一个小国，滕文公也未必真心听从孟子的建议，孟子的政治理想最终无法在滕国实现，适逢梁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孟子便由滕来到大梁。时值公元前320年。

（四）游梁（前320年至前319年）

孟子至梁后的活动主要是见于《梁惠王上》和《告子下》，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梁惠王上》第一章：“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由于接连败阵，赔地亡子，心中恼火，急切复仇，见孟子来，急忙打听有什么征战夺地的救急良方，好使国家

迅速强盛起来，所以才说“亦将有利于吾国乎”。孟子知道梁惠王所说之“利”是所谓征战夺地之类，而征战夺地在孟子看来绝不是治国的最好办法，所以劝梁惠王不能以此法治理国家，只有积极施行仁政才是上策。

此外，孟子与梁惠王交谈的问题还有：贤者如何看待娱乐问题，认为“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五十步笑百步的问题，主张治国应从根本处着手，彻底施行仁政，落实五亩之宅、不违农时、庠序学校等一系列措施，“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杀人以刀与政，有以异乎”的问题，提出“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如何才能使国家真正强大起来的问题，强调“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挾秦楚之坚甲利兵矣”，都是劝梁惠王施行仁政。

与仁政思想有关，孟子对纵横家的做法极其蔑视，与景春有过一场争辩。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足以称为大丈夫了。孟子不以为然，认为真正的大丈夫应该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公孙衍、张仪之流只是妾妇之道，“以顺为正”。此番对话，从内容看，很可能也发生在孟子居梁之时。另外，孟子



居梁时，与白圭关于税制和治水也有两场争辩。

经过孟子多次谈话，梁惠王的态度有了很大变化，这从“寡人愿安承教”一语可知。但是非常不巧，在孟子至梁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319年，梁惠王就死了。梁襄王即位后，孟子对他的印象很不好，有“望之不如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之叹。孟子感到再在梁待下去已无益处。此时，正值齐宣王初立，努力复兴稷下之学，又为孟子带来了新的希望，于是他离开了大梁，再次来到齐国，时值公元前319年。

（五）宣王时第二次游齐（前319年至前312年）

孟子由梁至齐，途经范和平陆两地，和平陆大夫孔距心有过辩论，批评他不仁政，以致“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

经过在诸侯各国的周游，孟子到达齐国的时候，“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名气已经相当大了。齐宣王在尚未见到孟子时，对孟子有一种神秘感，甚至派人私下观察，看看孟子是否真有和别人不同的地方。孟子听到此事后说：“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从“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一语可知，孟子在齐得到过客卿的职位。

孟子两次游齐的事迹较多，主要有：

1. 与君论政。孟子游齐主要是希望在齐实现仁政，与齐宣王论政，

自然是孟子最主要的工作。在孟子与诸侯的谈话中，与齐宣王的谈话最多。加上此时已近孟子的晚年，距归邹讲学著书不远，弟子记载特别详尽。在这些谈话当中，孟子巧妙地回答了宣王提出的问题，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仁政思想，其中包括：（1）“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以为小”；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民以为大”。“以大事小，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老而无妻曰嫠，老而无夫者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人父母。”“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

2. 出使于滕。“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王使盖大夫王欢为辅行。王欢朝暮见，反齐滕之路，未尝与之言行事也。”

3. 与人交谈。与庄暴论齐宣王